

先天不足,后天能补吗?

江苏天福湿地公园克服条块分割等不利条件,因地制宜保护生物多样性

◆本报记者闫艳

从江苏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出发,工作人员戴小华开着电瓶车开始了一天的科研监测。穿过沿沪大道,进入一条小路,近处是稻田和果园,远处是苏式的石桥和民居。

在天福湿地公园的生态保育区内,河道已经贯通形成自循环,以河岸线为基础,向外拓展10米~30米范围,种植了生态防护林,一只只牛背鹭会从这棵树上飞到那棵树上。如果没有穿过沿沪大道,没有听见高铁驶过的声音,仅仅就看看管理处所在的桥苑公园,也许看不出天福湿地公园与其他湿地公园的区别。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建设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显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更大的勇气。



江苏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目前已有470余种植物和12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安家,湿地一片生机盎然。 汤亚平摄

不一样的湿地公园

道路穿插,却不影响生物迁徙

京沪高铁、沪宁铁路、沿沪大道和正在建设的沪通铁路,将8平方公里的天福湿地公园分割成了井字形。

道路交通将生态环境破碎化,这样的地方能被称作湿地公园吗?这样的疑问在天福湿地公园申报国家湿地公园时,就受到了大多数评委的质疑。

回忆起当时申报的情景,天福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卓亮依旧记忆犹新:“以往所见的湿地公园,可能水面比较大,环境非常好,但我们的湿地公园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特别是公路、铁路的建设会影响动物迁徙的廊道,这样对湿地公园的物种,尤其是苏南区域的原始乡土物种都有可能造成很大影响。”

可是目前国家在建设高铁、公路等基础工程时,会有很多地方出现生态环境的破碎化。“对于这样的破碎化,我们又该如何通过生态化的手段将影响降到最低呢?”卓亮说道。

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天福湿地公园特别对于生物迁徙的廊道做了设计。据卓亮介绍,由于新建沪通铁路隔断了保育区和其他功能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会清除工程区内的植物,建成后土地裸露,动物迁移缺少庇护。所以公园建议在铁路高架下恢复低矮灌木林,既不影响铁路安全,又可以构建生物廊道,为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迁移提供迁徙通道。

作为除云南红河湿地公园以外的第二家水稻田湿地公园,天福湿地公园最终获得了评委们的支持。2013年底,天福湿地公园被国家林业局批准,成为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这种前瞻性的思路,这种敢于尝试的勇气,并不是在申报国家湿地公园时的灵光一现。早在2006年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进行总体规划时,就明确要将天福湿地公园所在的8平方公里土地进行保护,而这片区域占花桥经济开发区总面积的1/6。

◆本报记者原二军

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向来有“地球第三极核心”之称,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全球生态地位极为重要。

为了确保西藏生态环境良好,2009年2月,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确立了三大类10项工程。6年过去了,这些过程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效果?

日前,西藏召开政府专题会议,对《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2008-2014年)建设成效评估报告》进行了审议。

评估报告表明,《规划》实施6年多来,国家已累计投入数十亿元,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支撑保障三大类10项工程有序推进,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民生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工程的实施,西藏高原生态系统保持了整体稳定,各类生态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发展,生态服务价值明显提升,生态屏障功能稳定向好,进一步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生态安全屏障工程包括哪些?

记者了解到,《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提出保护与建设藏北高原和藏西山地以草甸-草原-荒漠生态系统为主体的屏障区,藏南及喜马拉雅中段以灌丛、草原生态系统为主体的屏障区,藏东南和藏东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屏障区这3个生态安全屏障区,其目标是系统地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确保西藏生态系统稳定性和良性循环状态,保障重要生态功能有效发挥,让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控制,保障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发挥西藏对全国乃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保障作用。

6年来工程推进情况如何?

《规划》批准后,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规划》的落实和实施,进行了一系列专项部署。三大类10项工程得到全面实施。

在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十二五”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项目规划方案中,10项工程“十二五”规划总投资46.9亿元,截至2014年底,《规划》中十大工程累计到位投资56.66亿元。

在重点保护工程中,天然草原保护工程投入20.4亿元,完成退草还草工程391.3万公顷,治理鼠害草地248.7万公顷,治理虫害草地75.2万公顷,治理毒

打开心歌地图,利用卫星图像查看天福湿地公园的位置,它的四周被众多蓝色屋顶的区域包围着,这些区域都是工业集中区。2012年,花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将整个天福湿地公园所在地的总体规划又做了一个调整,希望将原先的生态涵养区再提升一步变成国家级的湿地公园,而这一提升也体现了管委会本身的决心和勇气。

“当时,花桥经济开发区的住宅用地,最高拍卖价是每亩600余万元,8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1.2万亩地,它的价值之高可想而知。在2012年时能拒绝这样的经济诱惑,把它变成生态保护区,尤其是国家湿地公园,是需要政府下很大的决心的。”卓亮告诉记者。

不一样的运营管理

不靠旅游,靠水稻盈利用于保护

在整个天福湿地公园的区域内穿行,并没有看到大量的游客,这和有些湿地公园的人满为患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对公园的建设发展情况进行介绍的时候,工作人员也并没有把发展旅游摆在首位,而被提到最多的词是“保护”。

可是保护的哪里来,运营的钱哪里来,如何保持正常运营?卓亮解释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不一定要投资很大,不是说一个公园的建设就要投资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湿地公园最重要的目标在于保护,而不在于开发、建设。有些湿地公园投资巨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开展旅游业,要进行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的建设,比如相关的酒店宾馆、旅游设施等。这块资金我们是可以节约投资的,只要在现有基础上加以保护和利用就可以了。”

为此,卓亮为记者算了一笔明细账:公园管理处所在地的桥苑公园有3

个大水面,环境也很好,和传统印象中的湿地公园相似,这样占地1200亩的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方面的投资大约为2000万元~3000万元,很多绿化植被都是原先保留下来的,大水面也不用开挖,本身就是沪宁高速取土留下来的。而整个8平方公里的区域,如果仅仅从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的角度来看,投入的资金大约在5000万元~6000万元。

“因地制宜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其实很重要,如果真正利用好,保护好,不仅能创造很好的景观价值,而且投资也会比较少。”卓亮告诉记者,“同时,我们也享有相关的补贴。农业的土地整理有补贴,水利部门河道开挖也有补贴,比如我们在农田水利上投资了1000万元,昆山市可以补贴500万元,还包括生态补偿机制对水稻田进行每亩800元的补贴,对湿地的补贴是每亩150元。马上,中央财政还要给予我们300万元的补贴,主要是对我们科研宣教和湿地恢复工作的奖励。”

除了补贴,天福湿地公园本身是水稻田湿地,也为他们带来了一定的收益。1.2万亩的区域内有7000亩~8000亩的水稻田,按每亩土地可以收获1200斤水稻来计算,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如果将来利用有机农业让湿地公园里产出的水稻进入市场,水稻的价值还将有大幅度提升。同时,湿地公园保留了近300栋民居,很多企业或者经营者都想租住这些民房,每栋民房的租金大概是每年3万元~5万元,仅民房租金这一项,就可以收入1000万元,完全可以补贴公园管理处运营的成本。

“不考虑生态旅游,光靠水稻田和民居的租金,我们就可以维持正常的运营。”卓亮说:“我们需要考虑长远,经济效益是一方面,更多考虑的是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我们希望更多地体现在生态农业上。”

科研监测指导修复 生物种群逐年增多

本报记者闫艳

在江苏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的二楼有个标本室,里面许多铁皮柜,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植物标本,这些植物标本都是在天福湿地公园里发现的植物,保守估计大约有470种植物。

据卓亮介绍说:“目前,我们对整个区域的各项环境要素都进行全面监测,比如水、土壤、病虫害、野生动植物、气象、水文等方面的资料都在收集整理。我们正在建设一个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相当于一个数据库,把所有信息都放入数据库中,通过数据的不断累积,可以形成对比,进行研究。”

卓亮本身也参与科研监测工作,从2006年桥苑公园建设之前,这样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我开始对斑嘴鸭种群进行定期监测,2006年在桥苑公园还没有建设的时候,斑嘴鸭已经开始在天福越冬;2006年~2009年,3年建设期间,斑嘴鸭种群消失了;2009年,桥苑公园建设好后,那年冬天,我发现斑嘴鸭又回来了,大概有35只;2010年,发现斑嘴鸭的数量增多了,从35只增加到了50多只;此后每一年,数量都有所增加,一直到2014年冬天,统计下来斑嘴鸭的数量达到了100多只。”

“通过监测说明,生态环境可以满足斑嘴鸭的生活。同时,监测中发现,来这里越冬的不仅有斑嘴鸭,还有绿翅鸭、绿头鸭。雁鸭类的种群不断扩大,种类不断增多。通过5年~10年的监测数据积累,对生态环境的修复会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卓亮解释道。

在科研监测的基础上,保护湿地公园内的物种也十分重要。公园的生态宣教专员汤亚平告诉记者,去年9月,他和同事陈曦在树林中寻找捕鸟网,在靠近沿沪大道东侧的树林中意外发现了新的捕鸟网,并发现有一只东方角鸮挂在网上,他们小心翼翼地将鸮在东方角鸮身上的鸟网去除,带回公园管理处做进一步观察,在确定东方角鸮并无外伤后送还原地将其释放。

为做好整个区域的生态保护工作,2014年4月,公园管理处成立了综合执法队。目前综合执法队共有24人,一天3班,每班8人,对整个天福湿地公园进行24小时监控。

综合执法队刚开始工作时,每月每个班的工作人员都能发现10张捕鸟网和10块以上用来电鱼的电瓶。

“今年7月,综合执法队只有1个班没收了1张捕鸟网。这也说明,通过我们的工作,老百姓保护湿地生态环境的意识得到了提高。”卓亮告诉记者。

西藏筑起生态安全屏障

保持高原生态系统整体稳定,初步遏制生态环境退化趋势

《规划》确定了三大类10项工程,其中重点保护工程包括天然草地保护工程、森林防火及有害生物防治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保护区建设工程、重要湿地保护工程、农牧区传统能源替代工程5项;重点建设工程包括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人工种草与天然草地改良工程、防沙治沙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工程4项;支撑保障项目工程将由生态环境监测控制体系、草地生态监测体系、林业生态监测体系和水土保持监测体系的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

有专家指出,这是继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之后,国家在青藏高原实施的又一项重点生态工程,将有助于促进西藏各类生态系统自然恢复,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规划》批准后,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规划》的落实和实施,进行了一系列专项部署。三大类10项工程得到全面实施。

在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十二五”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项目规划方案中,10项工程“十二五”规划总投资46.9亿元,截至2014年底,《规划》中十大工程累计到位投资56.66亿元。

在重点保护工程中,天然草地保护工程投入20.4亿元,完成退草还草工程391.3万公顷,治理鼠害草地248.7万公顷,治理虫害草地75.2万公顷,治理毒

害草地5.7万公顷;野生动植物保护及保护区建设工程完成投资1.3亿元,建成羌塘、工布等8个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保护工程完成投资2.6亿元,开展了玛旁雍错、麦地卡等6个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

重点建设工程中,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完成投资5.2亿元,建成人工林6.03万公顷、封山育林2.22万公顷;人工种草与天然草地改良工程投入3.6亿元,建成灌溉人工饲草料基地6.96万公顷、绿洲型饲草基地0.18万公顷、旱作人工饲草料基地3.95万公顷;防沙治沙工程投入4.7亿元,治理各类沙化土地15.16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投入1.6亿元,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13个,治理面积约412.41平方公里。

支撑保障工程中,生态安全屏障监测工程投入了0.6亿元,建成1个生态监测站、5个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5个、54个水土保持监测站和1个自治区草地资源监测中心。

工程实施取得了哪些效果?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2008-2014年)建设成效评估》表明,《规划》拟定的主要工程有序推进,部分重点工程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良性生态效益,高原生态系统整体稳定,过去存在的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工程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有所提升,生态屏障功能基本稳定向好。近20年来,高原各类生态系统结构

整体稳定,生态格局的变化率低于0.15%。地面植被覆盖度呈小幅度上升,覆盖度增加的区域面积占全区国土比例66.5%。

全区沙化面积沙化土地面积逐步减少,沙化程度有所降低。工程区植被覆盖度提高16.9%,草地生态系统结构改善明显。

新型清洁能源使用的比例大幅度提高,降低了对传统生物质能源的依赖。农牧区清洁能源使用率达65.6%,农牧民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41.37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33.9%,居全国之首。西藏12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中得到较好的保护。湿地保护区面积已达652.9万公顷,高寒湿地得到有效保护。

生态系统水源调节作用波动中提升,涵养作用稳固维持。生态系统防风固沙作用开始发挥,主要风沙区强度减弱。生态系统碳固定总量增加2.56%,固碳功能稳中有升。

“第一期工程奠定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的主体构架,后续的工程实施将进一步加强高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西藏生态建设总体有利。”有专家表示,2030年屏障工程完成之后,西藏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将再提升约3%~5%,将基本达到“有效保护、成功治理、稳定向好、生态安全”的《规划》目标。

华夏绿讯

第三届旅游业融合与创新论坛召开

推动旅游与文化有机融合

本报记者赵娜延吉报道 第三届旅游业融合与创新(中国·延边)论坛近日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召开。旅游业新产品、新业态深度融合,旅游品质创新的新时代与新特点成为本届论坛的亮点。

论坛由新华网、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更高的品质分享、更多的国民参与”为主题,由2015旅游业融合与创新峰会、国民休闲新时代下的文化旅游峰会、2015旅游业最美中国榜发布会、2015中国图们江文化旅游节开幕式4部分组成。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旅游业发展,大众旅游与国民休闲,构建生态文明下的旅游发展,倡导旅游标准化,文化产业、休闲产业、创意产业深度融合的新时代5个方面展开广泛交流与深度对话。

秉承发现最美、报道最美,凭借3年来的专业权威和丰厚积累,2015最美中国榜榜单发布会在2015中国图们江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现场公布。2015最美中国榜,围绕“区位优势、特色文化、智慧旅游、休闲风尚、

自然风情、绿色环保、管理创新、配套服务、品牌引领、责任凝聚、人才管理”11个方面,最终有90个市(区、县)或风景区入围榜单。

延边不仅有生态优良的自然环境,还有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具备发展旅游业、休闲生态旅游的极佳条件。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李景浩说,多年来,延边立足区位优势、资源、人文优势,不断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创新,着力培育和壮大绿色产业,打造生态宜居家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延边215万各族群众的共同梦想不懈努力。中国图们江文化旅游节即是传承和弘扬中国朝鲜族文化、打造生态宜居家园、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有效载体。本届图们江文化旅游节将向海内外集中展示我们近年来在发展山水观光游、民俗体验游、跨国风情游、现代农业游等特色文化旅游中的有益探索。

目前,延边接待海内外游客1167.7万人次(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72.8亿元。延边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的20.3%。

黑龙江建湿地生态红线制度

规范湿地利用内容,强化监督管理

本报讯 黑龙江省人大近日召开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专题审议《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根据《条例(草案)》,黑龙江省将建立湿地生态红线制度、湿地保护补偿制度和分级保护制度。这标志着全省土地面积11.8%的湿地将得到全面保护,部分湿地保护力度不够、遭到破坏的局面有望改变。

此次审议的《条例(草案)》共7章53条,主要规范了建立健全湿地保护制度、采取全面严格的保护措施、规范湿地利用内容、强化监督管理等内容。

在制度建设方面,《条例(草案)》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湿地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综合评价考核体系,湿地保护和管理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建立湿地生态红线制度。县级以上政府应当科学划定并严守湿地生态

红线,维持湿地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建立湿地保护补偿制度,具体实施办法由政府另行制定。建立名录管理制度,湿地保护实行名录管理。建立分级保护制度,湿地实行分级保护。

《条例(草案)》规定,保护湿地可以通过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等形式进行。建立湿地生态补水机制,县级以上政府组织有关部门给予补水;经依法批准在湿地内从事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制定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方案,保护湿地景观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湿地主管部门或者管理机构应当对湿地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湿地公园内的旅游、餐饮、住宿、娱乐等商业服务网点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据了解,2003年,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在湿地立法方面开创了先河。

吴殿峰

乌鲁木齐河流域纳入项目库

首期获2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

本报记者杨涛利乌鲁木齐报道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环保局了解到,乌鲁木齐河流域日前成功纳入国家良好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库,成为2015年国家新增支持的15个江河湖泊之一,并在2015年度首期获得2000万元国家专项资金支持。

乌鲁木齐河流域年径流量4.908亿立方米,流域以及流域内大西沟、乌拉泊、红雁池三大水库水域面积约为22平方公里,大西沟、乌拉泊、红雁池三大水库均划分为乌鲁木齐市饮用水源保护区,是乌鲁木齐400万居民生活饮用水的主要水源,年供水量占到乌鲁木齐市生活用水的60%以上。

历年来,乌鲁木齐市政府高度重视乌鲁木齐河流域突出环境问题,积极筹措资金开展了流域环境治理工作,特别是在2012-2015年度累计投入19.52亿元专项资金实施了乌拉

泊水源地油料转运站迁建及临时防渗围堰、水源保护区围栏、农牧民的搬迁、退耕还林还草等水源地环境综合整治的10项“碧水工程”,取得了积极成效。

为加快实施乌鲁木齐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乌鲁木齐市又编制了2015年到2020年乌鲁木齐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实施方案,并争取到国家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支持。

这一方案涵盖区域起点为乌鲁木齐河发源地一号冰川,终点到红雁池水库水源地,总面积为1456.96平方公里。并提出了45项建设工程,分别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湖泊生态安全调查和评估、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流域污染源治理、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等6个方面实施和保护乌鲁木齐河流域生态环境,共需投资33.28亿元。



今年以来,山东省多地降雨量同期偏少,尽管近期连续迎来几场大范围降雨,依然难以解渴。济南南部锦绣川水库往年宽阔的水面已大大缩减,库底宛如草原,不少区域甚至被种上了庄稼。 董若义摄